



罗城灯会

暖甬城

□王雪培 文/摄

冬日的暮色来得格外早。吃过早夜饭,我们一家人将车泊在K11艺术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时,天边最后一道铅灰色的光,正被甬城渐次亮起的灯光温柔地吞噬。从现代都市的流光溢彩中抽身,转乘地铁,仿佛潜入一条时光隧道。当我们在城隍庙站钻出地面时,眼前轰然铺开的是另一个乾坤,一个由万千灯火重新定义、由光影与传说构筑的罗城灯会。

甫入灯海,一股带着冰糖甜香的糖炒栗子与烤红薯焦香的热浪扑面而来,瞬间驱散了冬夜的凛冽。这气息,是灯会最生动的序章。外孙女COCO的一只小手被我紧紧攥着,另一只手里,已举着一串亮晶晶的冰糖葫芦。那裹着琥珀色糖衣的山楂,在灯光映照下,像一颗颗小小的红灯笼。

在城隍庙飞檐斗拱的古老背景下,“九尾狐”的灯组傲然而立,它不是《封神榜》里祸国的妖姬,而是上古祥瑞的化身。九尾狐如九道流动的火焰,又似九条倾泻的星河,在夜色中舒卷变幻。狐眼用琉璃灯制成,顾盼间灵气逼人。我蹲下身,对看得入神的COCO轻声讲:“在古代,人们看到它,就预示着天下会太平,子孙会兴旺。它是最聪明、最有灵性的守护神。”孩子似懂非懂,只指着那绚烂的狐尾

惊呼着、跳跃着。这灯光,照亮的何止是夜色,更是一种被现代生活过滤的、对自然万物的古老敬畏与诗意想象。

“田螺姑娘”的灯组设在城隍庙左侧,巨大的田螺壳泛着青玉般温润的光泽,螺口处,那位布衣荆钗的姑娘正含笑烹饪,灶火的光映着她温柔的脸庞。这个灯组的背后,大概是所有中国孩子都听过的关于“善有善报”最温暖、最朴素的启蒙故事。无声的奉献背后,有着超越阶层的脉脉深情。如今故事通过灯光形象,流进了孩子心里。

行至城隍庙,最夺目的是那组“三星高照”,福、禄、寿三位星官,宽袍大袖,笑容可掬。福星手捧如意,禄星托着元宝,寿星拄着蟠桃杖,额头光亮如明月。这是最直白、最热烈的民间愿望:幸福、富贵、长寿!灯光在这里,褪去了神话的缥缈,变得饱满而踏实。我们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潮缓缓移动,手持糖葫芦的COCO,不时被吹糖人的摊子吸引,又被远处震天的锣鼓声召唤。一阵强劲的节奏从戏台倾泻而下,是摇滚乐。古老飞檐斗拱下,电吉他嘶鸣,鼓点铿锵,年轻的歌手正纵情高歌。古城焕发新生机,跳动强劲有力的脉搏。灯光随着节奏明灭闪烁,台下的人群跟着摇摆欢呼,连空气都仿佛被人们的热情点燃,不再寒冷。千年古塔天封塔实现了常态化亮灯,点亮了整座“千年罗城”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

移步鼓楼,人山人海。夜色渐浓,我们裹紧棉袍,准备打道回府。记得去年我们还是推着婴儿车上的COCO,去慈湖边看打铁花的,今年她已会跟着我们,走完观赏罗城灯会的全程。成长之快,简直神速。这灯会的千般光彩,最终将凝结成她记忆里一点温暖的光晕吧。这光,是一个城市在寒冬之夜,为它的孩子点亮的、通往传统文化的第一盏灯。

地铁载着我们,穿行于城市的地下动脉。车窗上,仿佛仍倒映着灯会的朦胧光晕,如一条发光的河,流淌向记忆深处。那光的温度,足以温暖整个甬城和冬天。



粥暖

□张曙光

人间事

每到腊月,记忆深处便浮起一缕若有若无的甜香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寒冷的早晨,我读小学,背起书包正要出门,奶奶从灶间唤住我,递来一只粗瓷碗。碗里,粥面结着薄薄的“粥皮”,底下是沉浮的糯米汤果、绽开的红枣、圆润的莲子、暗红的赤豆,间或有花生、桂圆、薏米、核桃的碎影。那是贫瘠岁月里,一双苍老的手能从坛坛罐罐里搜罗出的全部丰盈。我囫囵吞下,一股暖流从喉咙直落到胃里,再慢慢向四肢百骸扩散,仿佛驱散了上学路上所有的寒气。那味道,连同奶奶眼角的笑意、围裙上的烟火气,就此封存在时光里,至今鲜活、记忆犹新。

后来读书,方知这碗看似寻常的粥里,沉淀着何其厚重的历史。民间传说不少,有说是孟姜女为哀悼长城脚下饿死的亡魂,也有说是中原百姓为慰藉岳家军寒夜里的饥肠……这些沉甸甸的起源,总与饥寒、离散、抗争相连。后来,它从民间的悲悯与纪念,缓缓步入文人的笔记、寺院的仪轨,乃至宫廷的典章。南宋《梦粱录》里“寺院设五味粥”的记载尚显简朴,清代徐珂笔下的腊八粥已是洋洋大观。清代,北京雍和宫的腊八盛况蔚为壮观:巨釜如山,蒸汽成云,王公大臣亲自监熬,各色珍奇食材不下十数种。一碗粥,至此承载的,已是帝王将相对“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”的祈愿,是农耕文明对天地馈赠最隆重的答谢仪式。

如今,当历史的册页翻过那些泛黄的篇章,腊八粥的滋味,也在不觉间悄然流转。

犹记去年腊八,我所居住的小区里,红马甲很早便支起了温暖的帐篷。志愿者们将一碗碗熬得软糯喷香的腊八粥,双手捧给孤寡或晨练的老人。那粥,用料或许不比旧时宫廷的奢华,火候却一定足,心意更是暖。老人们围坐,捧着粥碗,呵着白气,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,闲话着家常。那一刻,没有对饥馑的恐惧,没有对乱世的忧虑,只有对健康的关切,对岁月的祝福。那一碗免费派送的粥,分明盛着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温情,照见一个社会对晚年景象的从容护佑。

这寻常一幕,让我忽然领悟:腊八粥暖,暖意早已不同。它不再对着苍天与历史,祈求一份勉强糊口的温饱,或祭祀一段血泪斑斑的过往。那源自饥寒、附丽于传说、盛行于庙堂的“旧暖”,终究是裹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寒意。而今日之暖,是落实于社区街角、递到手中的实在关怀;是物资丰裕时代,对生命质量、对身体康泰的主动追求。这碗粥里,红枣依旧甜,糯米依旧黏,但熬煮它的“薪火”,已从“免于匮乏的恐惧”,换成了“追求美好的从容”。

奶奶的粥,暖了我的童年;雍和宫的粥,暖了一个王朝的祈愿;而小区里的粥,暖的是当下每一个安然的银发老人。从祭奠亡魂到慰藉将士,从宫廷仪典到民间习俗,再到如今社区里传递关怀的载体,腊八粥如同一滴不断折射时代光芒的琥珀,其形式依旧,内蕴的“暖意”却随着时代的变迁,不断被赋予新的质地。

腊八将至,粥香依旧。它不再仅仅是对历史伤疤的抚慰,或对渺茫天意的祈求。当我们可以坦然地将这碗粥,化为对健康的守护、对长者的敬爱、对社区邻里的联结时,这升腾的热气里,诉说的,正是一个民族从沉郁走向康健、从祈求走向创造的时代新篇。